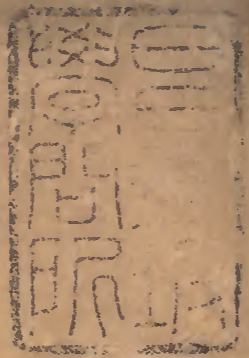


南史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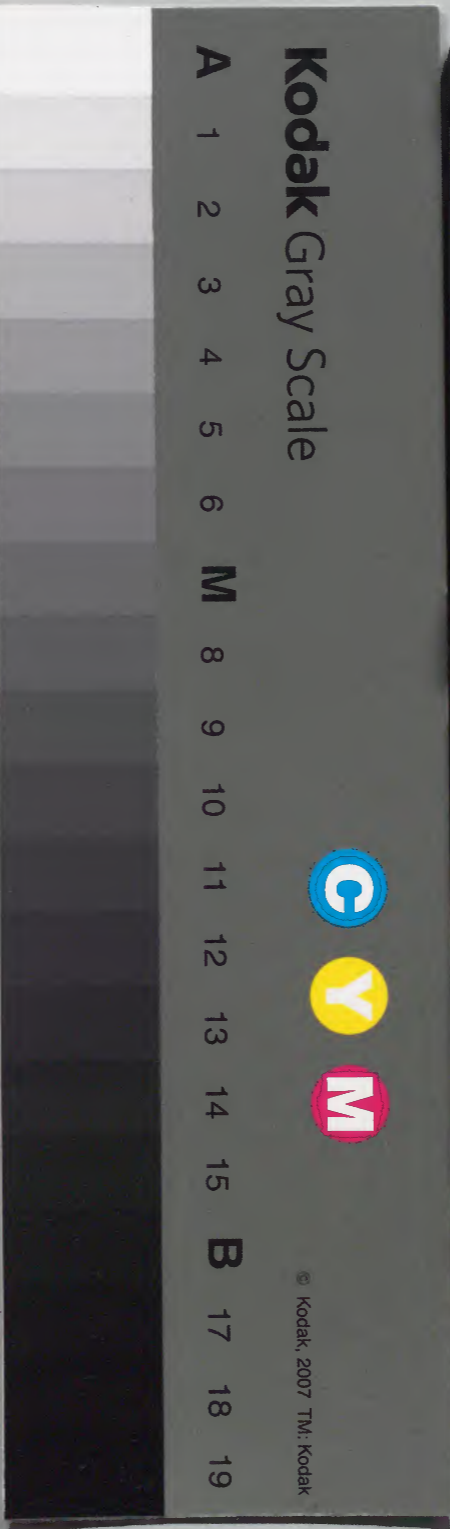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八	八	八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八	八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八	八	漢
函	八	六	書
七	八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8	
冊數	8	(3)	
函號	286	52	

九之十一



南史刪卷之九

茅國縉刪次

謝晦

兄瞻

弟瞻

從叔澹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叅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叅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會胡藩登岸賊退乃

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晦聞猶以爲恨帝深嘉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有失起諫帝卽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審其日

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封武昌縣公帝不豫與徐美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美之以晦領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卽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至江陵深結

侍中王華冀以免禍元嘉二年帝欲誅羨之等并討
晦聲言北伐治戰具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
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
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
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
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
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
至理晦尚謂虛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廷朝
將有大處分其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
事已審晦問計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

懷懼不得盡悔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
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
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
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
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率見力決
戰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
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勲晦即命超為司馬文帝
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瞻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
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
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

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數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取奔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美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晦罪狀昔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浮舟東下戮此三豎謝罪闕庭臨表哽慨言不自盡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旗旗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初晦與徐傳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美之亮于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

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廷頭晦故吏成主光順之檻送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歿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

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
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瞻字宣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與從叔琨族弟靈
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
坐以爲三絕瞻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
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
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
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
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于權門
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勳名佐

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
公間本自遠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
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
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
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
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出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
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
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
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
幸于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

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為祕書郎蚤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蚤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温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而欲踐過甚瞻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

群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謝裕

弟純

述

孫朧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以字行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

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
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
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賤遂令謝景仁三十
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
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
不倦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
景仁與語說因畱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
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
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
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

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亾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婚姻十二年卒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長史及王鎮惡襲毅純

時病左右引車欲還外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毅兵敗純爲人所殺純弟魁字景魁位司徒右長史魁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亾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甚被噐遇景仁愛魁而憎述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

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
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彭城王義康入相述爲司
徒左長史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
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
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
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
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
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
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卒於吳興太守喪還
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

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
勸吾進述亾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
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緯子朏朏字玄
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
曹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朏尤被賞長史王秀之以朏
年少相勳欲以啓聞朏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
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
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朏牋辭子隆曰
朏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
中疲何則臯壤搖亂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

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蒹茀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汎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蚤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草。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邱方開放。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

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出爲東海太守。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東

昏失德江祐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
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
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
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
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祐等謀
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
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
及江祐始安欲出朏爲東陽郡祐固執不與先是朏
常輕祐爲人後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朏朏謂祐
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
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朏下獄死時年三十
六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欲報朏
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
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朏有愧
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
公因我而死朏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爲
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其好善如此

謝方明

子惠連

謝方明

十一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遭孫恩之亂，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行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方明嚴格，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情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轉從事中郎。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年三十七卒。旣早，亾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南史冊 卷之九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
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位秘書郎蚤亡靈運幼便
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
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
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襲封康
樂公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
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受命降公爵
爲侯靈運多衍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
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
王義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

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
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
不得志遂肆意遨遊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
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稱疾去職靈運
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
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
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
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以
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尋遷侍中賞
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

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又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

南史冊 卷之九
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
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在會稽亦
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
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人生天當在靈運前
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顓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
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文帝以為臨川內史在
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靈運靈
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
運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詔

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有司
復奏其有異志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
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
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運之意也時元嘉十年
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顓字彥重平昌安丘
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金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嘗
就徐羨之因敘關洛中事顓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
者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劭謂不可一
日無之及劭死何關興廢顓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
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

南史冊 卷之九 一百四十四
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
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
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
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
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
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
闇待不得乃去及齊受禪爲黃門郎超宗爲人恃才
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
司馬爲是司驢旣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

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
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
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
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
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
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
帝卽位除竟陵王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
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楊尹李安
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
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

嵩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棕賜盡勿傷其形骸
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
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
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
嵩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
其慟遂投於江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瀝耳目口
鼻出水數斗十餘日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
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
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
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

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
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
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累遷尚書左丞性
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
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
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
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
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
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
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

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坐退敗免官後爲太子
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
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
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
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
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幾卿雖不持檢操然
於家門篤睦兄才卿蚤卒子藻幼孤撫養甚至及藻
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方也

謝弘微

子莊

孫肅

曾孫謙

肅弟濬

濬子覽

覽弟舉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

從子也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
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
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
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義熙初襲
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
卷書國吏數人而已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
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
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
姓者也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
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

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共推微子
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
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
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
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
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
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儁若能
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
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
鮮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

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
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
微獨盡衷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卽瞻字客兒
靈運小名也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
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
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
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
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
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
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亾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

南史冊 卷之九 十九
倉廩充盈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姻親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卽位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旣多疾卽吉猶未復膳若以無

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

西史冊 卷之九 二十
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
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
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
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
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
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各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
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
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
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

此歲終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
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勅上甚痛惜之弘微
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
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
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
其見美如此 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
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
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
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
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

元嘉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鐸獻赤鸚
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
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
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
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
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
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
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曰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
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礮礮爲疊韻其
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

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
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
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
豈徒祕璧之貴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
難夫才生于時古今豈貳士出于世屯泰焉殊升曆
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
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
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
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
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

得乎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反其坐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蒞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蒞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樞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坐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五年又爲

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劾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

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于左尚方明帝
定亂得出尋卒五子颺肫顥從淪世謂莊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 肫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
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肫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
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肫背
曰真吾家千金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
時人方之李膺肫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常
敕肫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
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肫曰君處臣以禮進退
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齊高帝輔政選肫

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每夕置酒獨與肫論魏晉故
事言石苞不蚤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
也肫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
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
蚤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
左長史以肫爲侍中及齊受禪肫當日在直百僚陪
位侍中當解璽肫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
授齊王肫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
稱疾肫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
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請誅

肅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永明中爲
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
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中書令侍中求出仍爲吳興
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肅內圖止足且實
避事弟濬時爲吏部尚書肅至郡致濬數斛酒還書
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
不應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奉以
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
詔徵肅胤並不屈梁武帝卽位詔徵肅及胤及並不
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肅胤謀於何胤胤欲獨

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肅輕出
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
尚書令肅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
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肅宅
宴語盡歡肅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
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
敕材官起府於舊宅肅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
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
如故五年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子諶爲東陽內
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畱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

以爲愧 次子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
大夫 瀹字義潔仕齊累遷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
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瀹
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
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
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
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
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

處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永泰元
年卒于太子詹事子覽 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
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
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
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
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天監中拜吏部尚
書出爲吳興太守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
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飲
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于官 覽弟舉字
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

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于長塗者也
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
于臣帝大悅累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
經此職前代少比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初
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
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
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
不返甚有慙色

南史刪卷之九 終

南史刪卷之十

茅國縉刪次

王弘

曾孫融

弟子微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
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
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
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
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
玄尅建鄴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
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累遷太尉左長

史從宋武帝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
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畱任而旨乃從北來穆
之愧懼發病遂卒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
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
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
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元嘉九年進位太保領中
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謚曰文昭公弘既人望所宗造
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
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亾之
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
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
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
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
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
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
曰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
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旣無以爲惠又
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曾孫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有文才舉秀才累
遷太子舍人永明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

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
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
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
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
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
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
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
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驚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
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
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

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
曰鄉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
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
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
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
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
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
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
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

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提車壁曰車中
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
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爲謀主武帝病篤斲
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
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
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
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
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俄而帝
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
門不得進乃曰有勅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

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
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
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
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
時過失也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少好
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
事素無宦情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
不拔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
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
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

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
 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
 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
 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雅為從兄儉所重
 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
 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
 之不趨勢也雅好博古善老莊工草隸善鼓琴亭然
 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上書薦之為著作佐郎謝
 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
 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嘗贈儉詩

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烏
 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嘉
 之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
 伯未嘗與一人游卒于黃門郎

王曇首

子僧綽 騫子規

孫儉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志弟子筠

慈弟志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
 取圖書而已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
 也手不執金玉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鎮
 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

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

并言天人符應上乃

下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

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

騎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

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元嘉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封豫寧縣侯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拜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僧綽深沈有局

度不以才能高人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鐸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

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檢文帝巾箱以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羨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楊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

南史冊
卷之十一
人家國事年十八解褐祕書郎超遷祕書丞依七略
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
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
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
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
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
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
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
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
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

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
宜禮絕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
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
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
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
作詔及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齊臺建遷尚
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
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
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踐阼

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
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
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
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
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
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
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
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
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
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
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
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於是
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
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
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
令鎮軍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
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
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
此大興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
漏者以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

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
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嘗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
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
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薨年四十八儉寡嗜慾唯以
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
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
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子騫嗣騫
字思寂初字玄成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
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咽非所
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
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
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
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
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梁武時爲吳郡太守子規字
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
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曠亦深器重之常曰
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
博涉有口辯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爲昭明太
子所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
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二非爲功難成功難也

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
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
退後爲太子中庶子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
室居焉卒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
王威明風韻適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
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
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徃之傷信
非虛說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
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
虔累十一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

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
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
僧綽當以名義見羨僧虔弱冠雅善隸書爲太子舍
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
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
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
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
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
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
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坐免官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

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齊受命轉侍中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獲竹簡書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一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武帝卽位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

南史冊
卷之二
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
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
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
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
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
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
贈司空僧虔嘗有書誡子曰吾往年有意於史取三
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
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
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

已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
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卽化之後若曰無調度誰
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
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
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
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
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
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
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
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

汝有感故略敘胸懷子慈字伯寶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歷位侍中司徒左長史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不爲請屬易意天下稱平志字次道慈之弟也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

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接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謝病簡通賓客志家居建康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幘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

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者有五子緝休誼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筠字元禮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製郊居賦

構思積時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連蜺約撫掌欣

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五的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

埒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

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累遷太子洗馬昭明太子

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

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

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狀貌寢小而少擅才名

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

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五經

及左氏春秋凡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

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文章凡一百卷行於世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目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而用之襲爵雒鄉侯桓玄得志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

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兄嘏始興公嘏子偃偃字子游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常保偃縛

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輔蔽伏用憂惶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

南史冊 卷之十一
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
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
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
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訢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
於婢妾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
私節其言笑姆姊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
急乃至殘飢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
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
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
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
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
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
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夫螽斯之德
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徃徃
絕嗣以臣凡弱何以克堪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
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
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
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
許之

王華

從弟琨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父廡司徒右長史晉安帝
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廡聚眾應之及國寶死
恭檄廡罷兵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
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廡敗走不知所
在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
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
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眾乃不疑由此得免
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
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廡喪使華制服服闋辟
華爲州主簿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司馬文帝將

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
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
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
矣畏廡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宥慈仁所知
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
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
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
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
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

見太平時否元嘉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
中如故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及
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
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
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
侯
■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
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獾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
崑嶠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卽以琨爲名立以
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歷位宣城義熙
太守皆以廉約稱孝建中爲吏部郎出爲廣州刺史

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
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及罷任孝武知其清
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二十萬餘物稱之帝悅
其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
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
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
雨淚齊高帝卽位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
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
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病卒年八十四
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

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
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
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
然後取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中領軍劉
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
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
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
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
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
盃鼓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
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
纓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纓在匣中
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
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

從弟球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幼而夷簡恬靜不交遊未
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
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
慙而退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
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

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
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
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
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
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
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
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
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
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
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

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鑿怒田無田何由
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禕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
宋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
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
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
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
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
常云禕玉亦是玉卮無當耳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
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

乏才群下宜當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
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
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
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誠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
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
崇素德也遂見優容

王彧

兄子蘊
份孫銓

份
錫

王彧字景文以字行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
帝初以后父加特進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
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歎

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友謝叔
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
文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
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
不獲貪餌眾皆稱善景和元年為尚書右僕射明帝
即位領吏部揚州刺史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
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徒慮其不能奉幼
主竝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
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
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

陳求解揚州詔荅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上旣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籍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

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着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歛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群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及事寧封吉陽男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

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兄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仕梁位散騎常侍武帝嘗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卒長子琳字孝璋有子九人竝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一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

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勅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死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卒年三十六

南史刪卷之十一

茅國縉刪次

王裕之 孫秀之

王裕之字敬弘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元嘉二年爲尚書僕射六

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車駕幸冶亭餞送二十四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瓚之子秀之秀之字伯奮仕宋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齊武帝卽位累遷侍中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隆昌元年

南史冊 卷之十一
卒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
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王弘之

孫思遠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
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
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
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毋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
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
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卽位

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
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
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
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
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
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
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至若王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
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

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思遠晏從父弟也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太子中舍人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日贊人

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敢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荅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

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
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
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
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
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
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
既誅晏思遠遷爲侍中年四十九卒思遠與顧嵩之
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
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准之

曾孫猛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
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竝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
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
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宋臺
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
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
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
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
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
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摺

南史冊 卷之十一 五
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
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
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
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
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
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
便足然寡風素情惰急不爲時流所重子輿之征虜
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
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
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封建寧公進之子清

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
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
吳興時廣州刺史歐陽頎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
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五歲而父清遇害
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
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
立乃始求位猛慷慨常慕功名上疏陳安邊拓境之
策甚見嘉納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
陽縣子累遷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
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會廣

南史冊 卷之十一
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取靖
猛至卽禽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大都督發廣桂等
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隋師濟
江猛總督所部赴援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
藁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及
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欵隋
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卽是我之
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詔猛便留
嶺表經略猛尋卒於廣州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
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
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
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
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符堅
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
陽精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
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度河至滑臺復爲
翟遼所留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
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

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獻字元德至姑孰值桓玄篡位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尅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叅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竝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祇寇豕突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兖三州平定三軍

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

垣護之

弟子崇祖

榮祖

榮祖從父

閔

景賓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少倜儻不拘小節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小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後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 崇祖字敬遠護之弟子也年

十四有幹略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胸山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九所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及高帝踐阼恐魏致討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

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

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崇祖着白紗帽

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

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

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

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慮魏復

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

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

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

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武帝卽位爲五兵尚書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
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武帝疑之曲加
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
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
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
之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
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爲殯時人以比
藥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爲豫州聞其才義辟爲主簿
兼掌書翰高帝卽位方鎮皆有賀
表王儉見崇祖曰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後爲竟
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成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宗父兄也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

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
伎何異犬羊乎宋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
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也安都
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
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
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
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
得還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携家屬南奔胸山齊

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
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榮祖善彈
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
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
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
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
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
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
明夕自至領府叩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
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

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
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
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拜兗州刺史九年卒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孝武帝卽位以爲交州刺史
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
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
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
人明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
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
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

獄官引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
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閎被賤刺史歷度支尚
書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爲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
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卽以晃婚王佖
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
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是小事也及高帝卽位
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子禧伯襲
爵禧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
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
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
啓之又輒遣蕭寅代禧伯爲郡禧伯亦別遣啓閉門
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
和乃敕禧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閎弟子
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
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
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爲交州
閎弟閱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閱
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
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

子文疑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疑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父康祖無錫令亾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蓄景賓悉讓與兄鎮之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

到彥之

孫溉洽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

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北侵自淮入泗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八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沖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彥之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蕩盡府藏爲空文帝收彥之下獄免官九年

復封邑固辭明年卒彥之孫 漑字茂灌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漑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蕩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荅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漑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

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吳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漑忤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漑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漑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竒疆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漑輸焉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以太清二年卒子鏡字圓照先漑卒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

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

曰得

無貽

厥之力乎其見知賞如此漑弟洽

洽字茂

洽清警有才學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漑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位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

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累遷尚書吏部郎託不行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出為尋陽太守卒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隨孝武鎮尋陽從入討元凶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

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

張興

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湫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

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與世興世率其眾沂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度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畢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顓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乃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顓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

袁顓

袁顓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興世又逼

其糧道賊眾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顓亦奔散興世遂

與吳喜共平江陵封作唐縣侯尋卒

袁淑

兄子顓馬仙琕

顓弟子冢昂孫憲

冢從弟昂

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博涉多通不為章句學文采道豔縱橫有才辯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捲趙魏檢玉岱宗願上

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孝武卽位謚曰忠憲公兄洵吳郡太守洵子顓 顓字國章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前廢帝誅群公顓慮禍求出乃以顓爲雍州刺史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修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秘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

顛詐云被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顛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顛請襄陽之資顛荅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及劉胡叛走不告顛顛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步取青林欲向

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顛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慨慷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顛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顛違叛流尸於江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顛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

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僂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

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

南史冊 卷之十一
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
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名粲不許
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累遷尚書僕射領吏
部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
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
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
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
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
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
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

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
滄洲蓋其志也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
命元徽元年丁母憂性至孝居喪毀甚二年桂陽王
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
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
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
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
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開府儀同三司
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
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時粲與齊高帝褚

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
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
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
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齊高帝旣居東府
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
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
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荅時齊高帝方革
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
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
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

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
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
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
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
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
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
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
應彥節候伯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
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
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

彥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
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
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
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
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
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
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
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
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
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最
字文高時年十七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
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
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
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
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
大氄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闔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
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
常騎也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
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啟嗣祖
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

其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祭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
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 彖字偉才顓弟覬之
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
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覬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
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
帝投尸江中不許歛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
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
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祭祖舅征西
將軍蔡興宗並噐之仕齊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
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
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
欲忍則不可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
啓求博議
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
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如于
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
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
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
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荅武帝在便殿用金柄
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
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免

南史冊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彖官隆昌元年卒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
父景儁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
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
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
齊國建方出仕爲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爲
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
夫楊畔者旣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
柰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顛之
子也顛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
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葬訖更

制服廬於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
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
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
器自有所在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武帝謂曰
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字千里
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
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
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
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
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

早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
齊聖明啟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
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
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來是爲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
宜幸加詳擇昂荅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偏隅
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
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
子耳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
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
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
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
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天
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啟謝曰恩隆絕
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萑枯未擬摠衣聚
足顛狽不勝臣聞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豐邑方構
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
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臣往年濫職守秩東隅
仰屬龔行風驅電掩其時愚臣頓昏大義後至者斬
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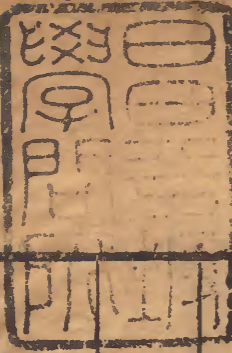
粲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
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
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
帝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
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
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
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
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
書令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
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

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
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同六年
薨時年八十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
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仕齊位豫州
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
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
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武
帝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琕舉
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

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涯縣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 昂子君正君正子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漑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

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
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
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安在坐
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賸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
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徃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
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
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
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
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
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
荅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
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
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
舉高第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陳武帝
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
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
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
中書侍郎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右僕
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
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

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荅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卽日召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走散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八年卒時年七十



南史刪卷之十一

南史刪

卷之十一

袁憲

三

文苑已

